

他坐在一辆奔往省城的大巴上，去女儿那里。去女儿那里却不能让女儿知道。不是给女儿什么惊喜，而是怕女儿知道了见怪，因为女儿家的房子太小。她已明确告知：妈妈来可以跟我睡一张床，你们的女婿在客厅打地铺，若爸爸同时来，就没地方住了。

妻子那天去女儿家很突然，他从外地打工回家刚待一天，女儿打电话一定要她妈妈过去照顾她，她妊娠反应剧烈，女婿做的饭菜不合她的胃口。妻子心疼女儿，立即收拾行李就去了省城。他对女儿说，我跟你妈一起去看你。女儿说，你来确实没地方住，只能委屈你自己在家洗衣做饭了。他好委屈，但想想女儿家的房子面积，也就算了。

多年来，他与妻子聚少离多。这一次，他本想在家里多待几天，可妻子却走了，一个人在家冷清寂寞，晚上尤其孤独。于是，他决定提前返回那个打工的城市。早上起床，他习惯性地喊妻子的名字，却不见答应，才想起妻子去了女儿那里。他失落，沮丧。突然，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一闪，他要与妻子见一面，然后去打工的城市。

禾生拎箱包回家，惊着父母了。正月初八出门，满打满算不过俩礼拜。禾生告诉父母亲，老师研究成果——新甘2号蔗苗，开始田间实验。他想在家里种甘蔗，把栽培种植搞起来。

父亲担忧地问，书不念了？

禾生赶忙解释，读研么，除了念书，还要跟着老师搞科研。自己打头阵，后面有个小团队。两人一组轮流过来，跟踪甘蔗长势。老师跟我们线上讨论，偶尔来田间地头转转。

禾生要选实验田，父亲二话不说，把一块菜地给了他们。这块菜地面积不大，土壤呈深褐色，十分肥沃，跟自家甘蔗田只隔一条小水渠。父亲说，挨得近，照应起来方便。禾生说，毕竟实验性质，一五一十我们都要做科学记录，根据日积月累的数据形成研究报告，最后还要撰写学术论文。从现在开始，这块地就我们负责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你们不要过问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也不会叫你俩帮忙。

这样啊，那好，那好。父亲答应着。

禾生回家种甘蔗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。禾生跟学长移栽蔗苗，不少村民前来围观。梅婶唤禾生小名，笑着说：“你个念书仔，种甘蔗啦。小时抱书啃，不喜下地（干活）啦。”禾生红着脸不说话。学长朝禾生白了一眼，

他把想法告诉了妻子，妻子没有反对，只是说，你来了确实没地方住，女儿晚上呕吐好多回，影响女婿睡觉，女婿只能睡在客厅的地板上；你要是来了，也只能跟女婿一起睡地铺，可女婿打呼噜比雷声还大，你肯定嫌他吵。他对妻子说，我晚上离开，不睡女儿家。妻子说，去开房吗？可我得陪女儿，没法子离开她家呀。

最后，妻子同意他来一趟女儿家，但这件事不能让女儿和女婿知道，他俩白天都上班去了，我们可以见上一面。他心中先是酸酸的，接着回忆在女儿童年时他和妻子瞒着女儿所做的一些神秘行动，不禁笑了，感叹房子小之无奈。难怪现在房子建了这么多，还不是人们对空间的渴望和需求吗？可是，有的人房子多了作孽，金屋藏娇，包养一个又一个情人，最近某省一个厅长被查了，听说有26套房子，情妇固定的就有17个，还有临时姘居的野花，不计其数。他在离家之前，情绪出现几次较大的波动，一会儿想放弃这个决定，一会儿又想打电话给女儿直接说他要到她那里，甚至嘀咕出一个不恰当的比喻“明人不做

暗示他动手干活。

梅婶又说：“使劲吵，往深挖。毋怕脏，搞点有机肥。蔗苗不是白菜秧子，浅了站不稳，长不大。台风来了，倒伏一地。”

学长埋头干活。禾生呢，不时回应大伙提问。学长用皮尺丈量蔗地长度、宽度，石灰粉划线画圈。他把数据报给禾生，禾生捧着个文件夹，往打印好的表格上填写。人声嘈杂，学长报来的数据，禾生唯恐有误，每一项都要问清楚再如实登记。人群里爆发出笑声。有人直摇头，说：这样栽蔗苗，不把人累死，也把人烦死。

禾生说，你们不懂，这些可都是重要的原始数据，马虎不得！他们把蔗苗从塑料筐里取出来，栽到画圈处。蔗苗带着蔗节，看起来挺粗壮。禾生说，这是老师多年心血培育出来的新品种。

有人问：“蔗苗吃什么喝什么？长那么壮，怕是喂鸡粪长的吧。”

禾生觉得好笑，说：“营养液！专门配方，按蔗苗生长需要，精心配制的。”

那人又问：“移栽过来，会不会水土不服？”

“不会！”

一出口，禾生意识到话说得绝对了，赶紧补充道：“这不一步步推广嘛。”

J

月光城 小小说

见面

何诚斌

Y

月光城 小小说

银环蔗

李春鹏

暗事”，一会儿又想快点见到妻子，对了，还有不少见闻没细细地讲给她听呢。

什么时候动身，什么时间上车，车子什么时间发动，以及什么时间到达省城，他和妻子一直保持着联系。下了长途大巴后，匆忙往公交车站台跑去。就在这时，他收到了一条短信：女儿不舒服，请了半天假，下午在家。这是一条让他很为难、很失望的短信，是回家呢，还是在城里住下来？妻子没有表明态度。他问，我怎么办？妻子回复，由你自己决定。他心里生气地说，我直接去吧，她难道把我往外赶？我毕竟是她的亲爸爸！但是，他的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，虽然仍旧上了10路公交车，去往女儿家那个地方。他在离目的地前一站下了车，钻进一条小巷，找到一家价格便宜的旅馆住了下来。再便宜，在他看来也不便宜，120元一夜，有些心疼。问题是，自己一个人花钱到城里住一夜干嘛？真滑稽，真无味，真无聊！他独个儿唠叨着，自怨自艾。

第二天，早上8点左右的

时候，他一边等候妻子的短信，一边内心焦急不安，胡思乱想。如果女儿今天仍不舒服继续在家休息怎么办？如果女婿今天不上班怎么办？如果他俩其中一人半途返身回家怎么办？这几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都有，存在的概率都很大。他觉得自己像个蓄意做坏事的家伙，为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感到可耻。9点了，他还没有接到妻子的信息。他把房子退了，并把手机也关了。他不愿与妻子“里应外合”搞“阴谋诡计”了，回家吧！

他挤上10路车，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。他听出来了，是妻子。可是车子已经开动了。他急忙打开手机。几条来电未接短信提示和妻子的微信，嘀嘀一阵，都跳了出来。他打通妻子的手机，告诉她，他在下一站下车，然后返回女儿家。妻子说，你不要下车，直接去汽车站吧。他不高兴，为什么呢？妻子说，我也去汽车站，咱们一起回家。女儿情况好多了，她让我回家，说爸爸一人在家怪可怜的。他的泪水夺眶而出，不知是感动，还是激动。

学长招呼禾生搭把手，说按标准来，前后左右对齐，保持35公分间距。贵叔笑道：“甘蔗哪会长一个样，有高有矮，有粗有细，有直有弯。哪那么多讲究，差不多就行了。”

“就是，就是。”众人又一阵笑。

这块地相当规整，4列6行，一共24棵。栽好蔗苗，学长开始测量每棵苗的高度，找到最大棵最小棵，数叶子数量，量叶子长度、宽度。禾生一一记到表格里。做完这些，两人掏出手机给蔗苗拍照、录像。

“不就24棵蔗苗嘛，两个大学生伺候着，搞得像个小祖宗。这要是种个十亩二十亩，还叫人活不活呀。”人群里又有声音传出来。

禾生父亲实在看不下去，让大伙走开：该干啥干啥，随他们折腾！

蔗苗移栽入土，禾生跟同学轮流守护、培育。周末过来，浇水，喷药，施化肥，兑培养液，给甘蔗生长做记录……除天气炎热干旱，帮着浇了几次水，禾生父亲还真的没帮太多忙。禾生得知父亲给蔗苗浇水，就问每次浇多少，什么时间浇，要父亲一一做好登记。母亲听了，忍不住抱怨：“烦不烦，不就甘蔗地里浇水嘛，凭白无故地弄出一摊子事来。”

仲秋时节，甘蔗成熟。父亲的甘蔗田，葱茏一片，蔚然成林。那甘蔗高大挺拔，节间距长，棵棵发旺。实验田这边，甘蔗矮小稀疏，大多是单根独苗，旁边长了杂草、野油菜。

禾生跟学长一起来到实验田，先数甘蔗数量，跟着拉开皮尺测量甘蔗高度和围身。几个女人围上来，叽叽喳喳说不休：

“什么甘蔗，看见就怕。绿蔗叶，红蔗身，密麻麻蔗节，活像抬头的银环蛇。哪敢吃嘛，看见牙痛。”

“也不跟蔗农请教，不出力，不流汗。成天抱着个手机，抱着个本本，指指点点。这些蔗，不淋水，不施肥，能长出啥样子嘛。”

“禾生，瞅瞅沟那边你父亲种的，两米出头，不断，小车都装不下。”

禾生偏头望自家蔗田，低头看自己亲手种出的甘蔗，一时怔住了。

学长招呼禾生，砍几根甘蔗带回去，测一下出糖率。

梅婶笑着说：“哪用测？水都没多少，能榨出几多糖？砍几根自家甘蔗，扛回去给老师看看给老师尝尝，测一测比一比，哪个榨出的糖多！”

禾生又一怔，接不上话。